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八集
編一十八第

義俠小說

驃騎父子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
小說

希臘興亡記

曾宗豪譯

定價
二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譌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初版發行

(驃騎父子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著原
人譯
述者

俄國託爾斯泰

朱東潤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驃騎父子

託爾斯泰曰。當十九世紀初。謀臣武將。立功境外。文人學士。各以其所能鳴。吾俄之盛時也。然以社會風俗論之。則出無鐵道。行無坦途。煤火之屬。亦咸未有。車上坐墊。粗硬勿適。室中陳設。全無雅趣。少年豪縱。無市井小人氣。女子亦無侃侃爭說。自由看如欲出行。則聖彼得堡莫斯科間。道上顛頓。恆七八日。終日所有。惟麵包少許。肉品一角。與車鈴鏗鏘之聲而已。至居者則或於深秋。剪燭共話。或招集士女。開會跳舞。其男子則年少氣盛。爭一佳麗。每每仇成。買首婦人。則短衣博袖。舉止癡憨。於室家事不甚顧惜也。蓋可言者。大致如斯。而當此時。有凱鎮者。適丁選舉之後。鎮人於豪族家爲大會。吾書卽託此起。

第一章

象鼻官身披皮裘。戴驃騎隊軍冠。乘驛車至凱鎮。入一上等旅舍。謂侍者曰。若備止此亦佳。侍者識驃騎之僕。知來者爲伯爵吐爾濱。卽曰。貴人赴宴會者至。

繁故舍中無隙地。今惟十一號室夫人。以夜中去。此待其去後。庶得掃除以勞貴人。言已。鞠躬侍立。爲狀殊恭。目光則內向頻轉不已。

入門爲一客廳。廳中懸亞歷山大一世像。大與人稱。然黯舊已甚。小案一張。卓立室中。田主數人相對飲香濱酒。其旁則坐商販三五。衣綠色之外套。嵌之以裘。皆遠行之旅客也。

伯爵率其犬蒲盧且而進。犬毛灰色。爲樊中之健者。入後脫去皮裘。白骸一層。罩外套上。釐然可辨。其內衣製以綢。哥薩克式之衣也。乃命侍者取服德加酒來。而已則與座客寒暄。舉止豁達。頗爲諸客所敬。爭以香濱邀之。伯爵先飲服德加酒一盃。亦命侍者取香濱一瓶。以款諸人。方舉杯間。而驛車之御夫趨入。向伯爵索酒資。伯爵命其僕薩許嘉取錢與之。御夫因與薩許嘉出。未幾復返。白伯爵曰。貴人。僕於道上宣力。豈云少者。貴人許僕以半羅布。今薩許嘉乃僅與僕二十戈。壁（每羅布易戈壁一百）伯爵曰。薩許嘉與之以一羅布。薩俯首視御夫足上。訥訥語曰。得二十戈。

璧足矣。吾更何從得錢。伯爵聞之。取手冊出。冊中夾五羅布之紙幣二。乃以一與御夫。御夫鞠躬。親伯爵之手。致謝而去。伯爵曰。吾錢行盡。今餘者其最後數羅布矣。座客呼曰。伯爵不愧驃騎隊中豪俠之風也。能留此令人長得蒙教否。以言者鬚眉聲音及兩股勁力計之。其爲退伍騎士顯然無疑。伯爵應曰。今吾所急在能得錢。苟不爲此。亦正不必淹滯。況旅舍中竟無室以容吾也。騎士進曰。妄言。惟伯爵見恕。不識能與走同居乎。下走之室爲第七號。如不棄者。得同居一宵亦佳。且本鎮將軍今夕爲跳舞會。伯爵臨。必爲將軍所喜。竊意能爲是淹留一二日也。客中一美少年亦起和曰。然哉。吾友伯爵必留。且伯爵何事而急行者。吾鎮選事三年一次。選舉大會。實爲盛舉。鎮中婦女皆與其間。伯爵必有以寵羣雌矣。

伯爵命其僕曰。薩許嘉。吾將赴浴。可急爲備潔巾浴畢。行往將軍第也。於是招待者前與之耳語。侍者笑諾而出。伯爵亦出。視行李畢。謂騎士曰。老友。吾命侍役攜提包入君室矣。騎士趨至門首。應曰。但願下臨。無任歡忻。室爲七號。勿忘勿忘。

伯爵去後。履聲已杳。騎士回客廳中。卽座上笑語他客曰。來者爲誰。足下知乎。曰。僕殊不知。騎士曰。吾語汝來者。爲有名之杜爾濱。好勇之驃騎將士也。彼素與余相熟。足下如不信者。可下東道賭之。且彼胡爲而不識余。余在賴拜夏尼購戰馬時。與爲三星期之痛飲。無一夕間。此二人共事之證也。今請諸君論之。此豈非佳士乎。美少年急應曰。其人殊佳。觀其容止。足生景慕。且可令人……諸君。吾乃不知應作何語。然吾輩與彼交親。抑何速也。復轉問曰。年幾何矣。得無二十五乎。騎士答曰。否。否。此就外貌論之。若其實年。殊不止此。與之相稔。固宜深知。今問諸君。與美人密谷諾娃同奔者。誰乎。彼也。斷薩伯靈之脰者。彼也。倒持馬特梟夫之足而投之樓下者。彼也。與親王奈獨漉夫一博。贏金三十萬羅布者。彼也。諸友。自其行事而論。固不免於放縱。好博好鬪。又好婦人。然以驃騎性格論之。則豪俠也。世有知豪俠之氣概者。雖聞人謗議之。亦復何傷。然光陰迅速。其事已往。嗟哉。顧騎士之與伯爵。大宴賴拜夏尼。其事非惟子虛。卽質之於理想。亦不容有首則騎士退伍。先於伯爵入伍二年。兩人

素未謀面。次則騎士初入營中。僅爲見習士官。四年升爲掌旗。卽行告退。故終身未經實役。僅十年前。襲有遺產後。曾往賴拜夏尼一次。與購馬之軍官。蕩盡羅布七百。其後購優蘭馬隊制服。橘色軍衣。用以榮身。而其求入馬隊之志願。與賴拜夏尼之三星期。深深懸諸腦際。以爲不可復得。今日座上。乃易虛願爲實事。述故迹爲談助。自視亦儼然一騎隊之軍官矣。至其人。則忠實誠摯一賢者也。以兩足跨椅上。微語諸客曰。世人未入馬隊。又安能知吾輩。實則領率一中隊時。跨馬而立。戰馬蹕蹕。覺所乘殊非肉體。實老魔之化身耳。司令大將。縱馬閱兵。謂曰。中尉。非得若率隊大操者。則事不成。吾應之曰。如長官命。於是回身語諸將士。大聲而呼。光陰迅速。其事已往。嗟哉。

伯爵浴畢。髮猶未晞。皮膚點點作紅色。直入第七號中。至則見騎士已在。方銜烟管。披便衣。默思與杜爾濱同室之樂。沉思既久。不無恇懼。意曰。使其突然擒我。剝去吾衣。投我雪中者。如何。或竟投泥潭中者。又如何。旋又自解曰。然吾與彼友。彼必不以。

此待朋友也。騎士方熟思時，伯爵呼其僕薩許嘉，令速將蒲盧且去，飼之。薩許嘉以長途中勞頓，飲服德加酒一盃，自振至是大醉，蹣跚而入。伯爵罵曰：「異哉！庸奴乃狂醉乎？」急往飼犬。薩以手拊蒲盧，且曰：「犬毛光潤，何憂餓死？」伯爵斥曰：「可速飼之，勿許作聲。」僕曰：「犬則主所必飼，人則僅飲一盃，主即叱之。」伯爵厲聲呼曰：「吁！吾且毆汝。」言時，窗上玻璃震震作聲。騎士聞之，亦大驚駭。僕喃喃曰：「吾主乃重犬而輕人，且主尤宜問薩許嘉當知是日吾猶未受創也。」僕言初畢，而伯爵且拳已中其面，因仆頭碰然觸壁上，於是立起，逃出室外，坐廊下長椅上，一手拭其血，潒潒下之鼻，一手拊蒲盧，且之毛，犬亦以舌砥之。薩鳴謂犬曰：「蒲盧且，彼乃毆去吾齒，雖然，彼吾主也。雖命吾赴湯蹈火，吾且不辭以彼……爲吾主人也。蒲盧且，若知之乎？且爾得毋飢欲食耶？」問已，倒椅上少息，乃去飼犬。及酒醒後，復來侍伯爵，更以茶進。

伯爵偃蹇騎士床上，以足抵壁而臥。騎士立床前，徐言曰：「走爲老卒，以軍中之誼論之，與伯爵兄弟也。今稍有資，欲以羅布二百，貸之伯爵。雖現金僅得其半，然今夜必

能措之。伯爵胡爲欲向他人貸金。不令人蹶踏耶。伯爵知騎士與己交情已深。因以手拍騎士肩。上許之曰。老友。吾殊謝汝。今晚盛會。吾輩必往。然斯時則何作者。鎮中有好女子耶。男子好遊玩耶。所樂抑又何耶。騎士一一告伯爵曰。哥爾獲夫新被選爲警長。其人雅有酒量。今日座上又多美人。惜不得伯爵往耳。否則必更歡幾。勃守（歐洲之流民也。其婦女尤工媚）之樂隊。自選事後。卽在鎮中奏技。歌女斯徒虛加爲之領袖。人人咸欲一聆爲快。至男子賭事。尤豪。魯諾夫停驂於此。專精此業。隔房第八號中之伊來英。則爲博場主人。賭局皆在彼室。同類尤衆。其人優蘭馬隊中之少尉博時少負。然人殊不吝。雖以內衣爲質。不惜也。伯爵曰。然則吾輩往次號中視其人果何如者。騎士應曰。伯爵見顧。彼輩必狂喜矣。

第二章

時少尉伊來英睡後初醒。以宵來自八點鐘縱博。至今晨十一點鐘始散。爲時久也。少尉博時所負至巨。然亦不知其數。因家中攜有三千羅布。而軍隊中又以國幣一

萬五千羅布付之。兩者混和以爲博資。雖貧去亦不敢數懼數。後必見國幣已經輸去。其兆乃非佳也。至嚮午始就寢。以伊來英年少。又當大輸之後。故睡態乃至。穰下午六點鐘時。適值杜爾濱伯爵入旅舍之際。醒後見臥室中檯地上紙牌凌亂。始憶宵來博事彷彿。曾以一牌輸去羅布五百。然事情恍惚不敢遽信。因向枕畔出錢囊數之。見鈔幣數張多有記認。知爲自他人處輾轉來者。則博事乃真無可疑矣。數後知三千羅布一無所存。而國幣二千五百羅布亦不翼而飛去。

少尉來自墨斯科。至凱鎮時向驛站中索馬。驛吏陰與旅舍相結。故意留客。遂以無馬報之。少尉者活潑之少年也。新在家中。本得三千羅布以爲不時之需。今知凱鎮適當盛節。故延留此間。以飽眼福。亦所勿忤。且於此尤識一豪族。念得其女。垂青計亦良佳。後與騎士相識。騎士於旅舍中以少尉介紹於魯諾夫及諸博徒。自是少尉沉酣於賭。不復向驛站中索馬以行。卽貴人處亦不更往。終日局促室中。大縱賭興者四晝夜矣。

六點鐘後。少尉披衣就食。食既。憑窗而思。意欲散步道上。追憶從前博事。因蒙外套而出。時則白日已沒。人家簷瓦之後。天色漸黑。雪花如掌片片飛舞。少尉見日月如駛。感愴無已。喟然歎曰。此日一去不可復得。青青年少。爲吾拋負盡矣。顧少尉之言。此初不計較。脫口而出。非謂真可惜也。繼復思曰。吾今何爲將向他人借得錢後。卽捨此而去耶。有一老婦摩肩而過。少尉嘆息曰。儉哉婦人……顧吾安從得錢。少年光陰真拋負盡矣。遂迤邐往市上。見商人披狐裘。據肆門招攬過客。又不覺自歎曰。吾若不取八點前之所負。且復得矣。見一丐婦隨其身後。嗚嗚乞錢。則又吁曰。吾又安從貸錢。覺道上有衣熊裘。過身右者。警察之人昂然挺立。則曰。吾安得爲非常之事。以手鎗擊死若輩耶……否。否。此事無謂……青春年少。吾辜負汝矣……嗟嗟。陳吾前者非馬鞍耶。吾安得購軒車。駕良馬。與美人同載耳。語之曰。美人行乎……噫。爲時已至。魯諾夫且來。吾輩博事又可興矣。

少尉旣回旅舍。復取錢囊數之。覺前次所數殊無所誤。國幣二千五百羅布。已經輸

去。猶強自振作曰。吾以二十五羅布作底……按法倍之始得七倍。繼三十倍。更六十倍……如是則贏三千羅布矣。吾必購良馬而去。雖然。豎子。吾乃終不能勝……

年少。光陰拋棄盡矣。當少尉作思時。魯諾夫已推門入。徐徐自鼻上脫金絲眼鏡。出紅巾拂拭之。問曰。少尉起久矣。少尉曰。睡時至安。故起來未久也。魯曰。聞有一驃騎來。今與索外斯奇（騎士之名）同舍。汝知之乎。少尉漠然曰。吾乃未知。然來室作葉子戲者。何竟無一人也。曰。若輩皆往勃理興處。當即來耳。繼而果然。半晌之間。陸續來者。則有軍官一人。魯諾夫出入相偕之契友也。有希臘商人一。鼻作棕色。倒卷如胡羊之角。目色深黑。陷於眶內。外尚有碩腹之紳士一。酒商一。然皆吝人。雖盡夜爲歡。而所注不過半羅布耳。人既齊集。多欲入席作戲。然是中之健將絕口不談博事。而魯諾夫尤甚。神色鎮靜。方述墨斯哥之盜案。且加以評論曰。諸君思之。墨斯哥者。故都大城所在。竟有不肖之徒。喬爲鬼魔以嚇行人而剝奪其財貨者。吾不知此時警察果何在也。少尉聽時。似頗注意。及魯諾夫稍頓。乃立起。命將葉子陳之案上。碩

腹紳士發言曰。光陰至貴。胡爲失之交臂。諸君眞知事者。可以興矣。希臘商人應曰。君言良確。君於昨夜。贏半羅布之紙幣一束。故今乃急急耳。軍官頻曰。時已至矣。伊來英以目視魯諾夫。魯諾夫以目光報之。仍絮絮述大盜喬裝之事。不已。少尉謂之曰。若爲莊家乎。魯諾夫曰。爲時得無早耶。伊來英以言不見聽。面有慚色。則顧謂侍僕曰。皮陸夫爲吾取午餐及香濱酒。并紙牌數束來。以起後未飽食也。

伯爵及索外斯奇叩門而入。伯爵者與伊來英同爲軍人。且隸於一師中。故先與之寒暄。以香濱酒相祝。各盡數卮。未五分鐘。二人成摯友矣。伯爵似頗好少尉。笑曰。君眞不愧優蘭馬隊。但視脣上鬚鬚者。可知矣。顧少尉年少。乃實無鬚。伯爵特以嘲之。旣而曰。伊來英君且卽博。子固自命善博。願以視君勝也。時魯諾夫理牌旣竟。目伯爵曰。伯爵諸君已就座。君能爲茲戲乎。伯爵曰。否否。吾如博者。君輩立負。但一下手而莊家倒矣。且吾安能博者。前在福祿曲克驛站。遇步校數人。人手各約戒指。皆菓子戲快手也。彼盡吾資去矣。少尉曰。君胡爲而滯彼。曰。吾滯該站者二十二時。驛吏

必不忘吾。吾亦不能忘驛吏也。曰：何故？曰：當吾入該站時，驛吏語吾：「今茲無馬，願吾遇無馬者，恆有良法處之。」身上不去外套，直衝入驛吏私室，大開窗戶，使室外寒氣透入。適是日大霰，天氣酷寒，因之室中溫度降至冰點下十三度。驛吏與吾論理，吾以老拳擊之。於是老婦少女爭向村中人家而奔。吾則斷其去路，禁不使行。謂曰：「若與吾馬，吾且立去。如不然者，汝輩亦不許行。」室中嚴寒，吾必凍死矣。碩腹紳士舞掌曰：「此法大佳。」伯爵續曰：「惜守門時殊太疏忽。」驛吏家人咸得遁去。所餘老婦一人受寒而噤，蹣縮火爐旁取煖，口中默禱上帝耳。後兩方言和驛吏遠歸來，勸吾縱老婦行。吾乃噉蒲盧且齧之。卒至次晨，驛馬始備而步校等夜中來矣。乃別據一室作菓子戲……諸君見吾犬乎？蒲盧且來，蒲盧且奪門入，衆人目視之，然意殊不屬。杜爾濱曰：「諸君胡爲勿博？鄙人多言，幸勿以阻興也。」

第三章

魯諾夫手移燭臺使就身畔，一手取棕色之手冊，出徐徐啓之，發二百五十羅布置

紙牌下曰。以二百五十羅布爲莊。與昨夜同。言已。整其眼鏡。拆去紙牌封口。少尉方與杜爾濱語。點首稱善。亦未計及。

博時。魯諾夫至。精審左顧右盼。搖首思索。或墮下一二牌。或自眼鏡中透其視線。微語曰。速進速進。碩腹紳士以手嚙涎。濕紙牌上。時作自得之語。聲音喧張。四座屬耳。軍官靜坐。勿聲。時時顧其博資。希臘商人坐莊家旁。張其兩目。如有所伺。索外斯奇。則不坐而立。面色鬱伊。時自袋中出五羅布十羅布之紙幣。投紙牌上。曰。小七點。乃誤。我兩足投踏牙齒力嚙其髭。至牌及後始已。伊來英則於坐旁。馬繫之。沙發上置豬肉。胡瓜之屬。俯首食之。兩手在袴上摩抄者。再始行。出牌。杜爾濱先坐。沙發上者乃立起。觀諸家究竟。魯諾夫默自眼鏡中注視少尉之手。而少尉輒負。

碩腹紳士以半羅布作注者。手放一牌。魯諾夫罵曰。吾必擊之。紳士報曰。君但擊伊來英。何必計我。已而少尉果負。且於衆爲最巨。少尉怒甚。幾欲力撕其牌。而手指顫動。遂另取一張視之。杜爾濱請之。希臘商人讓其坐莊家旁。商人移坐讓之。伯爵坐。

後注視魯諾夫兩手目不稍瞬者久呼曰伊來英君胡爲仍取是牌君寧知博事者少尉曰人但博時法恒如是伯爵曰用子之法博無不負今請許吾爲君博之曰願君恕我吾恆自博君如欲博者何不亦博伯爵曰吾云吾固不博然喜爲人博之見子累負乃令人悵悵也伊來英曰吾之累負固吾命也伯爵默然但以肘置案上目注莊家兩手莊家亦斜睨之伯爵則以目光直對莊家兩眼大聲呼曰勿博勿博顧博事仍勿止伯爵見伊來英大負則曰事乃極惡莊家從容語曰伯爵胡爲深咎伯爵憤憤曰伊來英以小注進則汝置之以大注進則汝贏之此吾所謂極惡也魯諾夫微聳兩肩曰博事勝負自有天命因置伯爵之言勿問

伯爵起而呼曰蒲廬且速搏此獠蒲廬且先服沙發之下至是以背抵椅軍官幾覆奔主人前頰向諸人搖擺其尾似欲知此獠爲誰主人所欲懲之僉壬爲誰者魯諾夫手覆其牌微移其椅曰余素惡狗今獵犬環吾而立又安能博軍官利曰似此狗者僅知渴血余尤恨之魯諾夫取決於少尉曰主人今茲博否少尉進語杜爾濱曰

請君無與吾事。杜爾濱曰：吾與子言，因挾少尉之臂，至屏風後，曰：吾子之博，得無狂耶？彼戴眼鏡者，舞弊之快手也。言時，聲音清朗，一室皆聞。少尉但曰：已矣已矣。然吾子何謂者？伯爵曰：然。吾言固未已。此事本非吾事。他日，吾容或以術欺汝。然今見子爲人所欺，心滋戚戚。且吾子得無攜有軍餉者？少尉曰：否否……吾子何爲及此？伯爵曰：孺子。吾昔嘗操是業，快手之術，吾所盡悉。彼戴眼鏡之儉，乃快手也。今子旣與吾友，吾願子聽吾言，勿博。少尉曰：甚善。今請終此一局。伯爵曰：一局二字，吾固知之。然姑視之可也。

兩人復行入座。此一局中，少尉之牌莫不大負。杜爾濱以拳植案上，曰：可以止矣。伊來英手理紙牌，不願伯爵。惟曰：否否，吾殊不能請子許我自治。吾事，伯爵曰：甚善。子乃自投魔窟之中，如欲負者，吾敢決子必負。且爲時已至，吾在必行。索外斯奇，吾輩可往將軍第矣。遂與騎士同去。室中諸人咸不作聲，待蒲盧且足聲已遠。魯諾夫始理其牌。紳士笑曰：此人舉止，乃同老魔軍官則亟亟曰：彼去無混，乃公事者矣。於是